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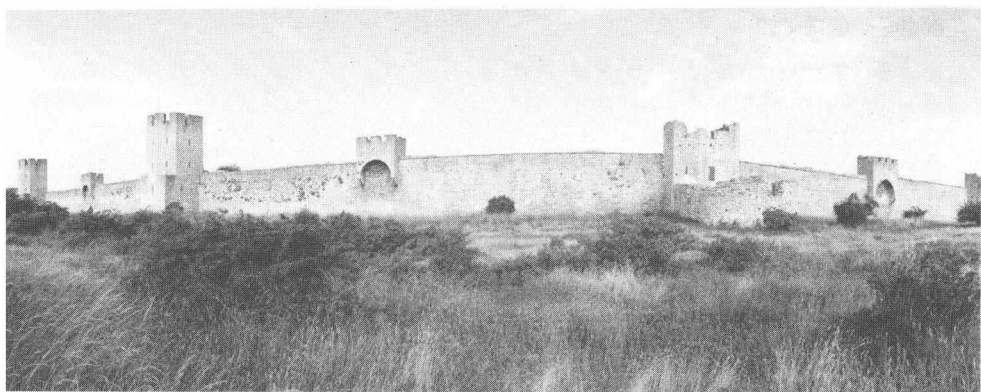
PHOENIX LIBRARY

Arguing about War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战争/(美)沃尔泽(Walzer, M)著;任辉献,
段鸣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1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7417-1

I. ①论… II. ①沃…②任…③段… III. ①战争性
质—研究 IV. ①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846 号

Arguing about War

Copyright © 2004 by Michael Walz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8-301

书 名 论战争

著 者 [美]迈克尔·沃尔泽

译 者 任辉献 段鸣玉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页 4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417-1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 强 李学勤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洪银兴 钱乘旦 郭齐勇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周 斌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余江涛 金国华 顾华明 王瑞书 钱元元
周海歌 姜小青 黄小初 汪修荣 顾爱彬 刘 锋
周兴安 吴 迪 杨建平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主 编 许纪霖
项目总监 刘健屏
项目执行 蒋卫国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沃尔泽在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是系统论证了正义战争论和提出了多元的分配正义论。不过,沃尔泽的分配正义论的影响基本上只限于学术圈,而作为正义战争论在当代最重要代表人物的沃尔泽在西方社会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沃尔泽关于正义战争论的重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1977年出版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 Basic Books, 1977)。该书系统地论证了正义战争论,确立了沃尔泽在政治哲学上的地位,是沃尔泽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另一本就是《论战争》(*Arguing about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论战争》收入了沃尔泽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十六篇独立的文章(《伊拉克五论》是不同时期五篇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与学术刊物上常见的论文不大一样,有些甚至不能称之为论文,比如前三篇是讲课稿,而最初发表在《异议》和《新共和》上的那些文章只能算是应时而作的时评。这些文章篇幅大都不长,语言朴实洗练,很少用到艰涩的专业术语和圈内行话,也很少用被视为(文科)学术论文基本要素

的引注。不过,在译者看来,这些文章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们讨论的问题极其重要。

古往今来,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使用暴力。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使在当今这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政治暴力的重要性也丝毫没有降低。我们每天都可以从传媒上看到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和各种流血事件,几乎所有国家都仍然保有人数众多的军警和天文数字的国防开支,这些都是或隐或显的政治暴力存在的证据。甚至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正在使用暴力,要么是准备使用暴力。战争和政治暴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托洛茨基所说:你对政治没有兴趣,政治却对你有兴趣。

本书的文章都是从道德角度对战争或者政治暴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武力)是正当的?怎样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如何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正义?军人在战争中负有哪些职责?在国家、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灾难的时候政治家应该如何选择?恐怖主义为什么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为恐怖主义辩解和开脱的理由错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永远消除暴力和战争,实现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如果不能,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模式是应该追求并且可能实现的?这些都是生活中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的人们无法回避的真实、重大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如何选择立场、如何行动。沃尔泽提出了这些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沃尔泽的思考和论证是严肃、认真的。与某些竭力推销高入云端的时髦理论的作者不同,他始终关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实例”部分那些讨论海湾战争、巴以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的文章是这样,其他文章也是这样。读者常常被置于某种情境之中:作为一个士兵、一个指挥官、一个政治领

袖、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士、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受压迫者或一个美国公民,面对这种情况我有哪些选择?我应该怎样选择才是正确的?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沃尔泽的这篇文章是面向真实的生活世界进行严肃省察的范例。

沃尔泽的思考和论证是全面、深入的。沃尔泽亲身参与了西方社会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熟悉各种不同的立场、观点和理论。他有自己的立场和理论框架,但他的论证并不忽视或者轻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也没有按自己的理论给不同观点贴上标签了事,反倒是同情地理解、客观地介绍各种立场,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剥茧抽丝,澄清了这些观点的似是而非之处,让读者了解这些观点在哪些方面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哪些地方是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个人在论证,但读者看到的似乎是在许多人在一起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随着辩论的进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和深化。这种论证方式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的本意。与我们常见的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握因而盛气凌人、自说自话的高头讲章相比,这样论证的效果反倒让作者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翻译这本书是译者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的一项工作,因此要感谢将我引入政治哲学殿堂的顾肃教授。同济大学张生教授长期给予译者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提供一些背景知识,译者为一些人名、事件和外国制度加上了译者注。这些注释的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尤其是维基百科。这个加注的过程也让译者受益良多,特此说明并致谢。

译文质量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由于时间和译者水平所限,这个译本必定还有错漏讹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以便修订。来信请发至 renhuixian@sina.com。

任辉献

2011年8月28日于武昌紫沙路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理论

一、正义战争论的获胜(和获胜后的危险) 9

二、战争中的两种责任 27

三、危急时刻的道德规范 35

四、驳为恐怖主义开脱的四种理由 51

五、营救的政治 65

第二部分 实例

六、海湾战争中的正义与不义 79

七、科索沃 90

八、巴勒斯坦人起义与绿线 95

九、四种以巴战争 104

十、“9·11”之后:恐怖主义五问 119

十一、伊拉克五论 130

第三部分 前景

十二、治理世界 155

致谢 172

特别致谢 175

关键词一览 177

导 言

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他很可能是想挑起争论，但在我看来这句话显然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也同样容易理解：政治是战争以其他手段的继续。不过手段不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是和平的斗争，而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冲突。政治斗争失败后，包括全部激进分子和好战分子在内的所有政治参与者还可以活着（除非获胜者是暴君，和他的人民处于战争交战状态），而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战争参与者在军事失败后会失去生命——甚至获胜也是一样。战争要死人，这就是围绕战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这么激烈的原因所在。

在1977年初版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我论证了正义战争论，本书里的文章是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这个理论首先是对于将战争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道德立场的论证。这个论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有时战争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第二，对战争中的行为都可以进行道德批评。主张战争是一种犯罪行为的和平主义者反对第一个命题；而认为“战争中一切都公平”（战时法律缄默无声，*inter arma silent leges*）的现实主义者则反对第二个命题。因此，正义战争论者就站在了众多和平

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对立面,尽管有些和平主义者对于反对什么战争有所选择,也有些现实主义者在战争激烈进行时表达过道德情感。

但是,正义战争论不仅是关于战争的一般理论,也是我们争论特定战争的日常语言。在关于是否参战或者如何战斗的争论中,正义战争论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言说方式。诸如自卫和侵略、战争是战士之间的战斗、非战斗人员豁免、相称性原则、投降的规则、战俘权利等观念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是许多个世纪关于战争的争论的结果。“正义战争论”不过是所有这些结果的理论化而已。构建这个理论是为了解决廓清或应用的问题,至少为了使我们清晰地思考。

我想回答对正义战争论的两种批评,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两种批评——尤其是对本书一些文章的批评。

第一种批评认为正义战争论把战争道德化,因而使发动战争更容易了。战争永远且必定要杀戮,它应该永远背着这个恶名,而正义战争论却摘掉了战争的恶名。一旦确定了可以据以判断战争和战争行为的标准,就为肯定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许多这种判断是意识形态、党派性或伪善的,因而应该遭到批评。但是,其中一些按正义战争论将是正确的:有些战争、战争中的有些行为将是“正义的”。既然战争这么可怕,怎么可能存在“正义的”战争呢?

其实,“正义的”(just)在这里是有特定含义的专业术语,意思是合理的、可辩护的甚至在道德上必须选择的(如果还有其他选择)——这就是正义的全部意思。争论战争对还是不对的人全都赞成:一旦战斗开始,在国内社会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正义就不复存在了。战争是极端强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正义总是失宠的。但有时候我们参加战争却是正确的。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我而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侵略和暴行,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如果必要就应该使用武力。我本以为我们对纳粹的经验已经给这个争论画上了句号,但争论仍然在

继续——所以才有本书几篇文章所研究的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使用武力制止卢旺达发生的屠杀,这将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如果这个判断将武力“道德化”并使得使用武力更容易了,那么,我希望 1994 年在非洲使用武力更容易些。

第二种批评认为正义战争论思考战争的方式是错的。它让我们把注意力仅仅专注于战争开始前的有关事项——在伊拉克战争中就是核查、解除武装、隐匿武器等——以及战争中的行为,专注于这一次和那一次特定的战斗。这样就回避了更大的问题:比如帝国扩张野心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和权力争夺这样的更大问题。这就类似于古代人仅仅专注于罗马和其他城邦之间关于是否违反某一条约的争论(罗马人在进攻之前总是这样主张),却对罗马在长时段内的扩张熟视无睹。但是,如果这些批评家可以识破精心编造的托辞和真正的理由,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呢?正义战争论没有任何确定不变的时间限度,既可以用它来分析一个短暂的事件,同样也就可以用它分析一长串的事件。事实上,如果不用正义战争的术语,怎么能批评帝国扩张战争呢?有什么其他语言、其他理论可以用于作这样的批评吗?侵略战争、征服战争、扩张势力范围建立附属国的战争、经济扩张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正义战争论是用来批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批评所有的战争。当我为最近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辩护时,我的某些批评者声称:既然我曾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和在中美洲的其他许多小规模战争、准战争,我现在的立场就与此前自相矛盾了。但这样的批评就像是说把某个病人诊断为癌症的医生就必须诊断所有其他病人都是癌症一样。同一个医学标准对不同病症能得出不同的诊断结果。同理,同一个道德标准对不同的战争也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但是,即使我们对道德标准有共识,作出的具体判断也会充满争议:读读我就科索沃问题写的文章,试着作出不同的判断,你会发现和我的观点相异的另一种观点俯拾皆是。不

过,我们的分歧却没有使正义战争论和其他道德(或政治)概念完全不同。我们赋予同一次军事行动不同的解释,我们也赋予同一次选举不同的解释。即使我们用同样的民主理论话语谈论,也会对腐败、歧视和不平等产生分歧。有分歧不会导致一种理论无效。如果理论是一种好理论,就会使分歧的观点更融贯一致、更容易理解。

正在发生的分歧和日新月异的政治变迁有时需要修正理论。我想说,自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出版后,我本人的判断是相当稳定一贯的。但应该承认我对几种情况的观点有所改变,或者侧重有所不同了。面对最近发生的大量人间惨剧——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和种族清洗;卢旺达、苏丹、塞拉利昂、刚果、利比里亚、东帝汶(以及更早的柬埔寨和孟加拉)——我逐渐更愿意要求军事干涉了。我没有放弃自己在那本书中曾为之辩护的反对干涉的假定,但我发现推翻这个假定变得越来越容易。面对一再发生的国家失灵,面对一种欧洲历史学家称之为“冒牌封建主义”的由军阀和想成为克里斯玛式(charismatic)的领袖人物统治的政治形式,我变得更愿意为以保护和托管的形式进行的长期军事占领辩护,并认为国家建设是战后政治重建的必要部分。正义战争论的两个部分的变化都要求我承认需要一种扩展的正义战争论。正义战争论通常由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这是关于开始战争的决定的部分)和作战正义(*jus in bello*,这是关于战斗行为的部分)组成,这最初是中世纪的天主教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的。现在我们必须再增加一个战后正义(*jus post bellum*)。我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对和解正义有所涉及,但过于简略,许多难题甚至尚未提出,诸如科索沃和东帝汶以及最近伊拉克发生的那些难题。关于维持和平、军事占领和政治重建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现在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曾说过关于战争的这些争论是“持续中的”。事实上,这些争论可能永无终结之日。曾有过彻底消灭战争的努力——这在联合国宪章中

有所反映——办法是把侵略视为犯罪行为,并把任何对侵略的反击都说成是“维持治安行动”。这种做法中国人称之为——或过去称之为——“正名”(rectification of names)。但我们不可能通过改变谈论事物的方式来改变现实,从第一例正名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950年联合国在朝鲜的维持治安行动被所有历史学家称为战争。但是,这样做的冲动依然存在。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当时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坚持认为这次袭击是一次犯罪,我们不应开战(不久后我们在阿富汗就这样做了)而应该向警察求助。我称之为对“9·11”攻击的“打911报警”反应。如果真有人接听这个电话,它会是一种最合理的反应。在一个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全球国家里,报警是遭受暴力攻击后的正确反应。犯罪、警察追捕罪犯、审判和惩罚罪犯,除此三种行为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只能在历史书里读到战争了。但这并不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描述,即使全球国家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装做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也是一个重大错误。

所以,我们注定要继续争论战争问题。这是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可或缺的活动。近几年曾有过正义战争论的学术史,但不是本书所呈现的历史。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未曾在通常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为政治刊物撰写的,或是对公民们和军人们的讲座(其中两次是在军事院校,还有几次是在大学里)。这些都是政治活动,这也是我在本书中之所以有时反复重申同一观点的理由,尽管我已经删掉了一些重复之处。政治理论家旨在创新,而政治却是一项重复的技艺。“再来,再试一次!”不仅对于政治活动家是一句箴言,对政治宣传家也是如此:如果第一次论证没有说服足够多的人,那么你别无选择,只有再来一次。

本书第一组文章研究的是核威慑、恐怖主义和人道主义干涉这类一

般问题。这组文章的部分目的是阐述理论,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参加政治论战。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参加当时进行的争论。我认为自己是以理论家的身份参加争论的,但我的兴趣是在政治而不是哲学方面。第二组文章尤其如此,它们全部都是对某些特定战争的评论。无论它们是在战争之前、之后还是战争进行中间发表,都是关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一些特定政治、军事政策的公开论战的一部分。最后一篇文章是我对未来的一种设想,到那时候战争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现在更小。那不是一种完美的国际社会,只是对不比我们现在的国际社会更糟的一种秩序的描述。事实上,那是大多数正义战争理论家的目标。我们可以反对“现实主义”,但不是脱离现实,我希望这些文章证明这一点。在战争威胁下追求正义的目的是避免大灾难。如果我们的目标更远——我们也应该如此——就需要各种不同政治理论的指引。

在这个文集中,除了删除了(部分)重复内容之处,我还为部分文章增加了一些注解,都是用文中加括号的方式。如果某篇文章在美国或欧洲的刊物上用不同版本发表过,或者先在刊物上发表后收入其他书里,我会选择自认为最适合今天阅读的版本。我删除了一些加在括号中的评论,还有一些今天已经过时的当时当地的文献索引。有些文章有注释,有些没有。我没有努力统一引用形式。有些地方我恢复了被编辑删除或改变的字词。除此之外我没有作任何修改,我把后见之明的好处留给读者和批评者。